

# 高铁开到山乡来

□李恒昌

2019年11月26日，是鲁南高铁曲阜至日照段开通的日子。这一天，新建成的位于沂蒙山区的厉家寨高铁站广场上人流如织。一大早，厉家寨村的一帮老人便带着孩子来到这里，要看一下传说中的高铁究竟是啥模样。只听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大爷说，咱这山旮旯儿能通高铁，做梦也没想到。

这番情景，让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，著名作家李存葆、王光明撰写的报告文学《沂蒙九章》中的一个故事：早年，一位当地村民带着儿子去坪上赶集，走了很远总是走不到，向前方望去，只见不远处出现了一片红瓦房。儿子便问：“爹，到北京了吗？”爹嗔怪道：“傻孩子，那哪里是北京？那就是坪上，到了‘十字路’才是北京哩。”这位父亲所说的“十字路”，其实就是当时的莒南县城，因全县城只有一个十字路口而得名。他不知道，“十字路”不仅离北京很远，离济南、离临沂也都远着呢！

厉家寨高铁站附近的厉家寨村，只是莒南县坪上镇的一个小山村。但是，这个小山村一点也不普通。1957年10月9日，毛泽东主席读到讲述厉家寨村事迹的报告，挥笔

写下“愚公移山，改造中国，厉家寨是一个好例”的批语，从此厉家寨名扬全国。

厉家寨原本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。村旁有一座山，山不高，也不大，名字却叫“大山”。早年，这里是满目荒凉、荒山秃岭、沟壑纵横，水土流失严重。土地是“瓢一块，碗一块”，75%是麻岩山岭，25%是褐色土地，既怕旱又怕涝，每到春天便青黄不接，老百姓生活极为贫困和艰难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厉家寨进行了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。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，厉家寨村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精神，整山治水，改造自然，修筑梯田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，取得了明显成效，从而得到毛主席的重视并作出重要批示。他们的事迹还被拍成电影在全国播放，由此成了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。

改革开放后，厉家寨积极发展经济作物，大量种植樱桃和葡萄，一时成了全国“第一樱桃村”。可是，有一个问题长期困扰着厉家寨人，那就是道路崎岖、交通不便。八百里沂蒙，本身便是群山连绵，自古有“四塞之固，舟车不通”的说法，而厉家寨的情况更为严重。这个隐身山旮旯儿里的村庄，周边大山

环绕，由于它距临沂市城区70公里，距离坪上镇驻地北7.5公里，距日照港55公里，本村没有国道和省道通过，距最近的国道25公里，距最近的省道7.5公里，人轻易出不去，车轻易进不来，货更是既难进也难出。他们种植的经济作物运不出、卖不出，就只能烂掉，自然就会影响村民种植的积极性。那时候，人们便在心里想，什么时候，厉家寨能通火车就好了。

即便是铁路勘探设计部门进入厉家寨进行勘探测量时，厉家寨人对高铁设站也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，不敢相信这个偏远的小乡村会专门设个高铁站。而如今，这个高铁梦终于实现了。高铁就在厉家寨旁边穿过，高铁站离村中最著名的毛主席广场仅有4公里，而且车站的建筑设计充分考虑了沂蒙革命老区的特点，红色涂料与玻璃材料的有机搭配，既端庄、朴素、大方，又呈现雅致、静谧之美。

高铁开通那天，厉家寨人个个喜笑颜开，笑意写在他们脸上，顺着阳光往外流淌。高铁开通之后，每天有五对高铁列车在此经停，村民和附近的老百姓出家门没多远就可以登上高铁，从大山深处走向全国各地。厉家寨的后代，再也不会说“到了‘十字路’才是北京”这样的话了。

桃树了吗？那也是山鸡的领地，自从去年后我就不再管理了。”顺着老吴的手指向樱桃园东南角望去，只见那几十棵樱桃树杂枝、乱枝比较多，不像其他樱桃树修剪得那样疏密有度、错落有致。“去年5月份，樱桃刚刚泛红的时候被山鸡盯上了。为了阻止它们抢食果实，我买了鞭炮、二踢脚对付它们，刚开始还起作用，后来它们就熟视无睹了。没办法，只好在樱桃树上套上塑料网来保护樱桃，倒也套住了几只山鸡。没承想这下可惹了大麻烦，有一天夜里，一大群山鸡从园墙一个缝隙里浩浩荡荡地钻进园中，对那片樱桃树进行了大扫荡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来到园中，发现樱桃树下落了密密麻麻一层落果和树叶。不用问，那是山鸡对我进行了一场报复。从那开始，我也就想开了，直接将这片树上的塑料网撤走，放任它们随时来园中吃樱桃，剩下多少算多少，这叫有舍才有得。”

山鸡固然可恶，但也有其可爱的地方。山间地头有了它们的身影，人们的眼里就有了流动的色彩与风景；它们的叫声，虽然赶不上画眉婉转、悦耳，但也减轻了人们听觉的疲劳。试想，如果小河里没有水的流动，也就失去了生机与灵性；如果世间只有花香没有鸟鸣，久而久之，人们的感官也会渐渐麻木；如果蓝天没有白云的衬托，就如同调色板失去了颜色，没有人再抬首仰望单调的晴空……或许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：大自然包容了人的存在，人们更应该包容动物的生存，两者相辅相成、和谐共处。

个逼真的稻草人，将我的一件大红色秋衣套在了稻草人身上。心想，这下那些山鸡可就不敢再来了吧？真是应了‘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’那句老话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再次去山岭上巡视花生地，人还没到地里，远远就看到稻草人脑袋上威风凛凛地站着一只长尾山公鸡，两只爪子紧紧地攫住稻草人的脑袋，那大红色秋衣在春风吹拂下微微飘动，看那模样，就好像穆桂英挂帅，那飘动的红色秋衣就好像是它的一面帅旗。再看地里那些忙碌的山母鸡，有的抱窝扇翅，有的交颈纠缠，有的追逐嬉戏，山地春点兵，我的花生地简直成了它们的后花园。我正要弯腰捡石块上前袭击它们，那鬼精灵的山公鸡长啸一声，扑棱棱振翅飞身而去，山母鸡们听到警报后，也作鸟兽散，一眨眼的工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到了地里一看，我欲哭无泪啊，那些浸了农药的花生种被山鸡从地里刨出来，后，恶作剧般都晾在了外面。唉，那个疼人啊！”

老吴滔滔不绝地说：“村里有人想了很多对付山鸡的歪招，邪招、毒招、绝招，比如说下毒饵、诱捕器，都被山鸡见招拆招，一一破解，这些人为的机关对它们根本不起什么作用。栽倒在这些机关面前比较多的动物是那些行动鲁莽，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野兔。山鸡呢，看见发亮的钢丝套后，它会用爪子钩一钩套的边缘，只要圆圈缩小，它就不会再往前走，而是绕道而行，还要留下标志，警告后面的同类这里有陷阱。”

“你看见东南角那片樱

# 生命的行走与家乡河湖

□牛钟顺

他的家乡，有一棵老槐树。据说，从有这个村庄开始，老槐树就矗立在这里了。它看到了这个村庄的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，看到了这个村庄的更替兴衰，看到了这个村庄每一个人的命运浮沉，自然也看到了上世纪中叶从这里出发的那个少年，一直持续进行着的生命行走样态与价值。

生命的行走，大概是那些卓有成就者的人生常态。记得苏东坡曾说，自己平生成就在黄州、惠州、儋州，他最好的作品都是被贬到这三个地方时写就的。李白、杜甫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王昌龄、王阳明等更是行走派，他们或是躲避战乱、远谪他乡，或是主动走遍崇山峻岭乃至江河湖海，行走成全了他们多彩的世界。行走者最典型的代表，当数徐霞客。而如今，则少不了从老槐树下走出的“当代徐霞客”李存修。在笔者眼里，这位李先生一直处于生命行走的状态，先从胶东半岛去了大西南，又从大西南孔雀东南飞。一个学习、工作轨迹的大三角，几乎涵盖大半个中国。单是他的生命意识和生命自觉里，就已经把行走作为自己的日常所为和毕生追求。岱崮地貌的发现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壮举，而记载这一壮举的《岱崮地貌发现记》，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本书。他一直在干着三件事：主要精力在旅行，旅行之余著述，著述之余讲学。这三件事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，都是有着恒久价值的。

归来的游子依然“不安分”。在那棵老槐树目力所及的视野下面，他又在干什么呢？在他的家乡，他把注意力投向了河湖文化。

无论是世界古代文明，还是当今一个地区的发展，多与河流有着密切关系。在潍坊这片美丽的土地上，同样有着三条重要的河流。其中，潍河被称为潍坊的母亲河，汶河和渠河则是潍河的重要支流。潍河古称潍水，发源于莒县箕屋山，从五莲北部进入潍坊市，流经诸城、高密、安丘、坊子、寒亭，在昌邑市下营镇入渤海莱州湾。潍河被视为潍坊人的母亲河。记得老家为安丘市景芝镇的著名历史学家赵俚生先生在《篱檐堂自叙》中写下，章太炎先生曾经喟叹，他从苏州动身去北京，过了长江就感到荒凉，过了淮河就荒凉更甚，只有从济南往东看去，仿佛还有点文化人的踪影。我想，章先生所说的文化人踪影所在之处，应该就是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吧。在这里，不仅出土了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石磨盘，也出土了距今5000年前刻画于陶器上的古文字。在潍河两岸，自古至今出现了很多政治名人和文化大家，可谓灿若繁星。

回归家乡的“当代徐霞客”李存修认识到，河湖与人类文明的相互作用，造就了河湖的文化生命。河湖文化生命孕育人类文明，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积淀河湖文化生命。从远古先民关于河湖的神话传说、先秦诸子对流水的哲学思考、艺术家对河湖诗心慧眼的体察等方面，就不难发现我国古代文化中对河湖价值意义的认识和理解。于是，这位生命行走者从2019年春天开始，历时两年多时间，带领“中国当代十大徐霞客文化旅游俱乐部”骨干成员，对潍坊市境内三条主要河流以及安丘河湖进行了全面考察、调查与研究。他们查阅了大量水文与历史资料，考察了“三河”及安丘河湖沿岸流域，涉及沿岸河堤、村庄、丘陵、阡陌、桑田、果园、道路、桥梁、学校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人文、历史、物产、事件、美食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多个方面。如今，三卷本《文化潍河》《千年汶河》《行走渠河》和独立成书的《安丘河湖》已经摆在众多读者案头。这无疑是三河流域与安丘河湖第一手的全面系统的文字资料。

如今，在家乡老槐树的温暖怀抱里，他生命行走的脚步愈加停不下来。他在为生命行走与家乡河湖之样态弹奏新的乐章，续写新的篇章，也是对一直注视他的那棵老槐树新的回馈与反哺。

